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二十有

友

交友

易允象兼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曰。兼澤。二澤相附。見也。其澤相兼。友相澆潤。五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五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為善者。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也。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此大曰。朋友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遠近故舊。唯施大遠。否則不可更得新。友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帝。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為是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大曰。丁丁。伐木聲。求其友聲。鳥聲之和。又新嘒嘒。兩鳥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張大曰。神之聽之。林和五平。此為求友生。程大曰。和。謂相得。平。謂不變。其友。張大曰。詩人多相目之詞。如伐木而求鳥鳴。是自此以興鳥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大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故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為別民德厚矣。雖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自無不升喬木。相連連。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指人之朋友相從也。悅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惟人不渝。可實於神明。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禮記君子不重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有舍志同方。管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周方。同術。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故疑而捨之。論語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友以輔仁。則德

。進。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
有通財之義。故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以其祖考。因於已親也。此
一節。凡孔子之朋友。友之義。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進退。子張誤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則不可以拒人。然積
久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天
下有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曰。貴
善朋友之道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問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狹長。不狹貴。不狹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狹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孔子家語孔子曰。夫內
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故我之憚也。若嚴君在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堂而明神履空矣。雖欲不著善其敢乎。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
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曰。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近
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揚子。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
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君子修身而後交。天道交萬物生。人道
交功勳成。仲長子昌言。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
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魏文帝詩。某論夫陰陽交萬物成。君
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先。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抱朴子交際篇
朋友之交。不宜雜浮。詳交者不夫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叢哲先擇
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徐幹中論。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
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太平御覽。周昭新撰
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
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
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為作司徒。跡者。能睦
廉頗。相如。思念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
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
之大義也。熊子齊交。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

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履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而顯齊秦之功。曹叅師蓋公。致清靜之治。實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鍾會易菟論。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說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特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龍之。呂望未嘗與大玉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揚龜山語錄。常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備。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武鄉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况於朋友乎。朱子語類。蜚卿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問曰。只說以類聚。莫未談朋友之義。答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三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張子經學理窟。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設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又曰。有潛心於道。思為他處引去者。此氣也。昔曾子雖未脫酒。畢竟無益。但屬於善。曾子。是欲古人欲行朋友與。其氣。昔曾子雖未脫酒。畢竟無益。但屬於善。曾子。是欲古人欲行朋友之氣。性理會元。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為天倫。天所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缺矣。而况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為重。此友道之所為缺也。使其知德之為貴。成身之為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已况敢有挾乎哉。尚射容齋隨筆。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五朋友之交。故曰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周禮六行五日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之棄。棄谷所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誑。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詭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滿。致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櫻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親親密。東其父子之。此即導之以不忠不孝。乘其兄弟之閨牆。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瑟。探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為馬。野馬為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嗚呼。元龜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博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管道同術義表於切。嗟。又果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為樂。淡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投分。或剝頭而為。靡思志操之異。遠忘年齒之隔。結髮以共仕。納牒以偕往。致風雨之信。忘蓬華之賤。適家而益厚。奕世而遺親。以至撫字孤孀。拯濟危厄。殺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

永樂大典卷二二〇一六

四

不指不漬。相死之士歟。元王憚秋。潤集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繁然有文以相。驪然有思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持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太平御覽。魯連子。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高。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史記任參。楚大夫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齊。伍舉也。伍舉娶於王子車。王子車為中公而亡。復葬。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還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平也。平。列。生也。共。其。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中。包。胥。楚大夫。伍負與中。包。胥。友。其亡也。謂中。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林。也。中。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叔向適鄭。驥度惡一言而善。執手以善。遂如故。趙有農士。毛公藏於博徒。許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管仲。字夷吾。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乃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任用於齊。齊桓公以霸。凡合諸侯。一正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韓非外傳。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為水漿。寡成患之曰。鮑叔有疾。而為之不為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且鮑叔非君也。思父子之親。為之不為水漿。不亦大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嘗與鮑叔賈。跋於高陽。而先辱於市中。鮑子不以我為不肖者。知吾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中。不以我為不肖者。知吾不過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為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至為知已者死。馬為知所者良。鮑子卒。天下莫知。五月水漿。誠有知者惟為之死。吾何可傷乎。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情。武昭德音。綢繆陳仲。三人同心。厥芳猶蘭。其

水樂大典卷萬二千六

五

堅如金。遠達景迹。君子飲。李札。其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真。必思勉於難也。劉向說苑。文侯歎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五典疏家事實六國時。張敖與高惠為友。善相思不得敘。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郗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執手而已。分符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僕愴流涕。而先生屬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大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陳留志。韋康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深已。非義不踐。嘗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日媿。劉向說苑。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弦。終身不鼓。以為時無足為鼓琴者。漢書。盧綰。壘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絳。同日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政會宗傳。

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水相友善。谷水問其老後遠出。子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慈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畧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沃齒不可復見。願吾子日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急言。王共誅。某事實西漢。鄭當時字莊。為太子舍人。常置驂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備。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歡。恨相見之晚。兩府元龜。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情。皆楚人。相友善。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張釋之。為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咸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陳遵少與張球俱為京兆史。球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故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為後進人。士之冠也。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棻。疾。位至主爵都尉。傳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同門。謂同師也。蕭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執免。掃遺少與陳

咸未博為友。蕭育當時。性者有王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未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為連也。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中丞。尉未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矣。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為耻。還過潁川。曰。今見恂。必手劔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簡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臣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寇恂從光武破群賊。勳與鄧禹謀議。恂奇之。曰。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早弘為揚州從事。家代為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孔悝嘗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家友善。倍與蒙孫翊。復相友善。倍位臨津令。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懷懷思。想念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慨亦高抗終身不仕。王符。安定臨湫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馮翊黃章張衡。崔瑗等。並友善。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曹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又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被髮。人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固。豈不如陳與雷也。崔瑗。與扶風馮融。南陽張衡。持相友好。瑗位濟北相。荀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即陵侯相。張睦。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榮。漢中李郡。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睦位司空。逢萌。北海郡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季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為亭長。後連徵不起。岑暉。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與為友。暉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李熒。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熒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族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傲有節。不就。王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七

名。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阮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位太山太守。韓詵。舉孝廉。與讓。郭泰。邑友善。位江夏太守。閻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遇仲叔。共舍菽飲水。徵拜。仲叔不就。去宏。漢記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忠於沒。莊周杜門。相遇難也。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所迴。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五典疏。袁事實。東漢王符。字節信。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潜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判。謁規。規卧不起。既入門。卿前主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二十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為貴也。東漢陳蕃。不接賓客。惟徐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遣季和討論。是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伯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陶侃。傳。侃。字士行。半孤貧。為縣吏。郡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倚以易酒。殷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潘湘。錄安。鳳。少與徐侃友善。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鳳至長安。思逢佩芳手。欲別佩留詩曰。君寄長安久。耻不還故鄉。我別長
 女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又同泣分袂。
 及來年春。鳳欲客長安。自夢佩。遂寄書達壽春。佩母持書注謂附書人曰。
 佩死已三年。鳳垂淚嘆曰。我今日始悟佩詩中來下亦難忘之句。范曄後
 漢書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初外。云自非
 當世才藝英賢。道家子孫。輒不得進。融欲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道家子
 孫。膺乃召見。問父祖。膺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
 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膺奇之。第五倫。始以
 膺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在轉高唐令。臨去。強臂
 訣曰。恨相知晚。膺宗始脩古禮。延行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侍
 中賈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執為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思
 崔駰。蓋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俠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
 得薄我哉。遂揖入也。鍾皓。字李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為行。稱同郡陳
 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
 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
 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關下閭閻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

永樂大典卷二二〇一六

八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注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
 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
 治責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世。
 邾憚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病
 滯。視憚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辭不復也。子張但日擊而已。
 憚即起。將客進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謝承。後漢書王粲。字仲
 豪。與同郡。龐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
 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儔。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
 仇季智也。王典。魏家事實。東漢郭林宗。寓宿羊容家。旦夕容疑難為。饌林
 以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乃我
 友也。白氏六帖。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字常。自守融奇之。曰。
 志士交結之秋。須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脩太學。豈使人游談
 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嘆下。林為拜。
 續後漢書周喻傳。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進南大宅。以舍策。并堂拜母。有無通共。張橫。滿心傳錄。東
 漢王丹。其子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州。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健之。

今寄錄以相馬。人問其故。舟曰。交通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其終蕭朱。隊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世說華歆與管寧。那原為友。三人號為一龍。歆為頭。寧為尾。原為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為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為司徒。讓位於寧。寧不受。訪原竟不往。而乃卒。唐子西曰。那原。管寧。皆感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勅兵入宮。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登壁而入。至感德之士哉。操雖亦強。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是使博。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辨此。何王使歆為之。歆不贊。操決不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奇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軍傳。又稱與原故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馬明史實賓錄。魏荀繁。簡重不與常人友。所交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繞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虞預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惟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賀郡。字與伯。山陰人也。為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九

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三國志荀攸。或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報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袁侃。字公然。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謀。退不為也。時人以此稱之。歷任黃門選部。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蔡邕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孔融才高。俗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之。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狀貌類。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魏侍中。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及散騎常侍荀爽。善徽。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爽。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及綜。理朝事。俱為名臣。假位尚書僕射。鍾會。年少。侍中。以明智友之。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伏地作恭。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譁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頃史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先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此語見於明。至龐德公家。獨林下。德公初不令上。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袁術。陳郡扶樂人。袁渙。從事。弟于。魏初為大司農。與同郡何爽。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爽子曹。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黃朗。弘。通。有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林下。朗既仕。至二十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龐。疏而內實堅。密。寧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陳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悝。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若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悝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丞代矯。社怨為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怨之。同班友善。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穎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為司徒欽明及紀并靖子群。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十

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善。中陳蕃好。情義款至。張商。蜀郡成都人也。少與魏為榜。恭友善。位輔漢將軍。張蔭。巴西郡人。召為從事。郡內士人襲祿。姚伯位二十石。當世有聲名。皆與蔭友善。張飛。字益德。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徐庶。字元直。先名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後入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住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關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吳孫策下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有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張昭字子布。與琅琊趙昱。東海王朗。俱齊名友善。位輔吳將軍。陸績字公紀。時虞翻。魯齒名。處龍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步騭與術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畫勤四體。夜誦經傳。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七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若宜順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

及乃至於此。遂拜家母。結友而別。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為居
巢長。將數百人。故過。侯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
園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荊州。到當陽。與
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亦
為發喪。位橫江將軍。彝友。字文悌。豫章人為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
之。嚴峻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
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
東宮。皆其親友。尚書暨韞亦與表善。位偏將軍。孫皎為征虜將軍。善於
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
友士拔奇。取於末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吳旗與張溫顧
譚友善。世說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
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操。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眾。機於
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使流涕投劔。歸機。辭屬非常。機
彌重之。使與定交。昨筆為馬。江表傳。具有程普者。頗以平畏。數凌侮周瑜。
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校。普後自歎服而親重之。乃吾人曰。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白氏六帖。庾亮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

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母。哀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鄰人褚德。隱逸養親。老而
無倦。哀每拜之。晉書。王蘊為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時王悅來
拜。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
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阮小字也。後竟。年初好。時以為
知人。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沉。齊名。友
善。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
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荀爽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劉
敬宣。字萬壽。為散騎常侍。寬厚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
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
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
大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裴邵。字道期。元帝初為安東將軍。以郡為
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
裴道期。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
育。並清身潔已。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
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等。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
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王濛。字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仲祖與沛國劉使齊名友善。使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使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使為宗焉。位司徒左長史。虞驥字思行。濛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濛。然而素行過之。與燕國桓爽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葬道溫拜驥使子谷拜葬。荀羨弱冠與王洽齊名。沛國劉使。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州刺史。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何偃叔愨之。與琅琊王徽相善。愨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且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爾。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即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潘冲王戎字也。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籍位步兵校尉。羊曼任達頗縱。好飲酒。溫嶠度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郝鑒為故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連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即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黜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曼位丹陽尹。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十二

濟散騎侍郎裴遐。高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中郎。山簡為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華軼字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習鑿齒為桓溫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驥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辟命。沈東陽野史。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故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晉中興書郎起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貴如此。東既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任時。亦居東土。其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大義冠世。共相友昵。華譚所友人。表首者字公賣。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餐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驎之迅足。度翼字維恭。時京兆杜乂。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彝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陽閔鴻。吳郡顧

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晉劉昺
 初隱居上谷太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誦自娛向秀別傳秀
 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燕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
 無不同遺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故
 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携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
 經日乃歸復常乘晉竹林七賢論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
 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尤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
 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世說晉王羲之字逸少郗夫人謂二弟司
 空郎中惜與雲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爾來平平爾無煩復往二
 謝安石萬石也嵇康高士傳達萌條房李雲王導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末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燕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
 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記纂淵海孫盛與殷浩友善每談論食冷而後暖
 者數四王智深末紀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之一面如舊相識四府元龜嵇康恬靜寡慾寬簡有大量東平呂安服康
 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豫其源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威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

水樂大典卷萬三千六

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
 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論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
 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中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
 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
 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接首京都謂之連璧位
 散騎常侍蔡邕與址地傳隆相善邕子興宗隆父友敬向柳有學義才
 能大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顏延之既廢於
 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終蕭惠開為太
 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然
 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孔暹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南齊
 杜京產隔舍授學微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微守至業不仕京
 產與之友善一日會稽孔覲濟州有芹一見而為友王僧孺初與任昉
 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僧孺出為唐令昉贈詩其卷曰子唯見知
 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芭徐伯珍東陽人積學
 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微士沈儼造膝談論中以素交梁范雲
 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果之與抗同

府。先而友之。劉李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李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李連入為御史中丞。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馬。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洋之游。昉遂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到苞。劉儒。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族。苦。沛國劉顯。及溉。洽。車。執。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今信為倚。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為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遵。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君每歲常鳴驕。枉道存門置酒。敘平生而去。劉討。一造阮存緒。即顧以神交。許袿兄歆。又復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謝徽。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徽為感友賦。以酬之。梁蕭勳。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縉善。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

孺為尚書吏部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顧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為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後魏崔樛。長者萬厚。不營利與崔順相親。往來如家。盧義傳。寬和畏慎。不忘交結。與魏子建情好尤為言。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探明剛格。統括大歸。吾所希如者多矣。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畢眾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眾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李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張彝性公理。有風氣。盧覽。經史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瑩。雅相知友。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

度為鄉間所稱。大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喬。並相親友。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雋同志友善。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封肅為尚書左中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胡吏為武威將。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為美。諫吾之於子。以絃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無可媿也。北齊袁孝備。歷任清華。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私門生蔡蕡。幸備猶以故情存問往來。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陸昂。為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于璋交遊。嘗謂于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惜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薛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叔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際。並友善。封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士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友善。尚史向穎。傳。穎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瑗。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襄射意耶。柳曰。

我與士遊。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廢之。及柳為尚書郡。涉義重事。朕繁建康。徵。屢。請。竣。求。相。中。秋。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北。文。虛。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鄉。郡。王。衍。龐。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幼。知。而。不。顧。秘。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履。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年。紹。先。傳。紹。先。子。務。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武。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務。與。敬。武。務。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故。世。稱。廉。信。周。府。元。龜。房。考。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邵。北。海。高。構。備。縣。李。剛。河。東。柳。或。薛。繡。皆。一。時。知。名。雅。設。之。士。考。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質。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考。謙。為。州。司。馬。內。史。倚。郵。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濟。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考。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薛。綸。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收。書。州。路。經。考。謙。所。留。連。數。日。肩。滂。而。別。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隋。劉。焯。聰。敏。沈。深。猶。不。好。弄。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崔。儵。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元。巖。以。名。節。自。許。少。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與渤海高顯太原王韶同志友善。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
 門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
 強辯過之。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大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
 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昇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嘆曰。盛德
 遺範盡在是矣。郝純少時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
 真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駸顏柳陸蕭李邵趙以
 其重行義教交道也。推阜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跡
 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名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阜之德而友
 善也。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崔造與韋會盧
 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常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四傑。郝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常與之討論經傳
 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薛登博涉文史與
 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澤錄碑事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
 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漬。因張陸
 也。太子御覽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常曰。我兒必貴。
 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其母窺見大驚。遂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子公輔器。汝貴不疑。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
 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
 射魏元忠相友善。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
 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
 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
 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庚自真。劉斌等。登臨山水。結
 為交會。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
 景襄。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
 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
 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晉谷友善。大業
 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元亨傳事。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
 擇禍十牛。備身。唐書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
 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慮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
 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梅常云。小記室不可待而親。不可得而疎。柳
 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疑密。為吏
 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

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盧藏用傳：盧藏用，德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劉知幾與吳兢等交，帝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而已。鄭綱少有奇志，所交皆是天下名士。韋夏卿與齊映善，同遊終年不見喜恨。元稹傳：元稹，河南人，拜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却之。度三上疏，勸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稹倚不喪，未幾，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其操。唐贈趙宗儒父驛，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商。賓類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商、顏、柳、陸、蕭、李、邵、趙。唐嗣史路舍人，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單則就宅視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具所尚，而墳荒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構火於爐，酌杯於枕。聞盧至，曰：通我領芳，促命延入。夕拜紫金華煥，意

永樂大典卷五十六

軒軒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日月限滿，向家食相仍。日詣台座，以圖外任。紫微貌貌，可駕看權門，所不忍視。且有瓜分，徒勞汝形。臘盤一壺，能同葦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潔水越中。旬二器，我與給公儼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日犯冷，且欲避任。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食矣。時人聞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唐推言貞元十二年，李肇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又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紫微答行敏詩曰：日緣三紀異，契分四載同。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僕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辛文房唐才子傳：朱故，卜居剡溪鏡湖，門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外，釣水煎山。嘗著白菰麻履裘，荀復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映澈上人，皆山人良友也。王與疏家事實，唐賀知章，字季真，性曠爽，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元宗時，任至秘書監。唐元微之，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崇天尚書在都，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襄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

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去在涼州。千里神
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鞠詠以文學見知於王化基。王公知
杭州。詠知仁和縣。及至官。王公畧不加禮。諫其職事甚急。詠不復其相
知。而專脩吏幹。後王公為參政。首以詠薦。人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
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故抑之。詠聞之。曰。王公真相知也。歸訪萬花谷
廬東美何長師。李華。韓衝為友。淮泗間號為四美。太平御覽。蔣詡。字元卿。
會中三徑。唯羊仲。袁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廡。逃名之士。諸葛樂。與管輅
友。臨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溫克寧常節之。卿有冰鏡之才。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輅曰。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惠。何患之有耶。許邁。字遠遊。少與
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傳學亦善屬文。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郭子曰。冀州刺史楊
准。二子。為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
善。遠見之。頠謂准曰。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張奧。與廷叔。堅書曰。吾
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五代薛史。晉鄭雲叟。本名遊。與梁室
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十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馬。晏元獻公類要。張升。字彥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
如平其志者。雖三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
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劉陶。字子奇。所與交友。必也同志。
好尚。富貴不求。趨貧賤不易意。性理會元。漁溪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
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
為友。言行龜鑑。宋韓忠憲公。位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艸同寢。一
日分蓮。剖而分之。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東為僕。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
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丞政。世為婚姻不絕。詠史詩云。韓李京師東僕時。
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相嫌百世期。歐陽文忠公。情
字永叔。平生為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昌熾。以下論朋友之義。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嘗曰。
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司馬溫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熙寧元堂問。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行。道

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張魏公沒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欽宗召洛陵。虞士熊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闈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趙善瑛自警。編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東政。為人所問。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載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問一通慶。弔皆書。史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陸汝翁家世舊。聞李作父。知剛楚公之婿。才極高。公愛之。作父與馬巨濟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父擬杜子美杜鵑書體。作詩戲之。曰。太學有馬消。南省無馬消。秋榜有馬消。春榜無馬消。公聞之不樂。作父曰。某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公曰。與人交常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卒為仇讎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考試。信道一夕。中夜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束帶。信道隔門呼曰。不必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資不答。束帶竟開門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

樂。然虞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宋史曹友聞傳。友聞。曾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第。遷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八月戊子酉卒。癸巳幸懷州。甲午上與糾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馳馬。約以為友。山居新語。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為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于聲。孫以友故。送至聲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減古人也。唐撫言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畧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閭奧而不見吟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晚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唯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責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辛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幾欲脩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唯。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鄙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茂。永望增嘆。僕所疾沈痼。芳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主宜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毛傑與盧巖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責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至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草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推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璫闈。忠擲在躬。優柔存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祖而無因。差掃門而不速。豈知羣邪。逆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未遠詣。惡上。頽公神色。日若心行不通。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篋而收悲。傑梁鴻遠。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至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責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僕能憐雲擊。獎無知。愁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露霖露之微潤。痕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春深。馬小人之慶早矣。盧荅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氣瘴。裏種鬼門。故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避意。詢于道真。使人慙愧也。

永樂大典卷二二〇一六

子

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實志深蔽。滅木穿室。鍊九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悚全德以日遠。裂山河以取責。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昏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黜。卒罹憂患。負家為尊。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昏。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鷗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葆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僕吾人起余。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梯屨。無相阻。曷為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瘵。下淚。復厲筆力。此還荅。無所詮次。淹速庶幾不在我。盧巖用頽首。宋文鑑王回告友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我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歸也。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誅。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則有不若其亦無害於眾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難。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夫。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庚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首善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子。未晦庵大全集疏黃仲本朋友說。人之大倫。其別有五。曰。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

永樂大典卷萬字十六

三

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患疏而義薄。鞋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體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

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庵跋胡文定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嚴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若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世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司馬溫公傳家集友箴余何避乎余將避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避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李忠定公集友箴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祿貪位而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擬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藝文類聚周執友箴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遠蟪蛄俗

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衰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孤馬由人自室有地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雞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杖杖慙慙文俠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邦致樂推誠歲寒功操松竹落落高札連連莊惠解帶一懸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責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各青元都經後川集友箴八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說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棄挾論世必召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地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絕無私惠以相佑有胥件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閤無狗已而絕人是起穢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為依文潛究丘集得友賦卷子也余趨世之僻迂獨子子而無朋信所樂以直前常嫌仇而貴憎惟勿態之多難撫危心而自驚其然以退箴抱薄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游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惟夫子之好脩昔固聞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握未暖而心傾發鍵鑰而不玩奏金石之鏗瑲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

驅昔德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日前之歡愉。實未得乎生平。惟清洛之
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園之朝英。微逸事於古初。亦窮
微而造精。投明珠之的歷。報白鮮之煌燿。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兢
兢。雖所歷之萬殊。願勿疾兮茲誠。樂府詩集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
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食。古歌辭。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
實。世薄多蘇秦。又。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長。羞貧交不
成。杜工部詩貧交行。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結交行。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但結
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何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紛。追攀謁報無晨
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伏拜猶弟昆。一闕微利已交絕。况復大志能相
親。君不見。以柳易播誠細事。至今書傳高其人。李翰林詩交友篇。登天
莫攀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
蔡寧相容。漢詔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意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
久已沒。何人繼其蹤。交友。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知。谷風刺輕薄。交
道方嶮巖。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文粹。交友。種樹復擇地。惡土雙

永樂大典卷萬字十六

三

木根。結交若夫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若柱石。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驕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向文簡詩
交友。王殿登科四十年。當時朋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無我。頭白猶持
將相權。史浩鄭事真德。漫錄朋友篇。先王德澤深。士民皆修睦。琢磨貴
取友。為學不應獨。朋友非君臣。嚴光蹴帝腹。人君尚擇交。况乃為臣僕。仕
宦同恩禁。庠序同誦讀。萍蓬偶邂逅。里閭頻追逐。握手出肺腑。勤渠欽寒
煖。一旦臨利害。惓然遂反目。朱博先着鞭。索居歎蕭育。不見管夷吾。全交
有絕叔。蘇章太不情。息隣在隔宿。不見庾公斯。孺子主可卜。嗟哉世間人。
雲雨徒飄覆。得喪自有天。人豈能禍福。險心懷五兵。壽命多短促。君子坦
蕩蕩。為之歌伐木。童蒙詩訓朋友詩。成德須朋友。曾歌伐木詩。人倫如
闕此。誰與共持維。群書足用事。對講皆切偲。同門同志之綱之紀。久
而敬之。取必端矣。賦偶心同琴瑟。道叶膠漆。查責講習。奉奉切德。類
爾責善。資之輔仁。敬業繼勸之日。朕庸得一之初。考之義經吳取如
簡。於之用詩贊歌伐木。有十龜之益。以直其贊助。無三者之損。而泝於
善矣。燕金合璧志。三益。心同二人。不驕不貶也。善以之吉。同術同方
也。道由是營。東肥水鞋共敬。以無憾。見利忘義。久要而不忘。合以勢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六

判別懸乎殊異。是以道義則良心可得。尊賢容衆用類我無愧。合志營
道則其辭不苟。雖能無此以有得。未有不須而有成。考之義經具取
譬於如蘭。觀之蕞記。淡為喻於若水。為而難能未數。琴張之與。久而愈
敬。宜同平仲之交。如云交際何心。請鑒於萬章。若論居邇。其士願措於
尼父。能保終始。不違故舊。擬江網賦。句學聚門。日漸月磨。壹壹謀
習。諄諄切懇。在吾幸性。若無交際之迹。端此律身。陰有磨礪之益。兼
允之得。允非容悅之私。孟豫之善。豫且順從而止。即與言之際。而切切
與交。固相接之道。而拳拳相視。有十歲之益。以直其贊助。無三者之損
而流於善。捨良心之外。安有良知。水善行之中。如親善類。講通如
董道。清游球。學習如彪。聖注嚙嚙。其具如蘭。有同乎氣味之合。其淡若
水。自得乎洞源之旨。情七篇之天爵。則若際軒軻。體大易之八道。則如
交孔聖。惟同源之益。而會彼同方。體合潤之象。而寫於合志。路之由
乎隱。若遠方之有。宅之安。可宛然同室之為。相
接相與。隱然聚問之理。以漸以磨。庶幾切砥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重錄總枝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德

考駕儒士臣孫乾

圖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墩